

重庆主城生活圈的露营营地分布特征与供给优化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s and Supply Optimization of Campgrounds in Main Urban Living Circle of Chongqing

彭坤焘 谢 焯 PENG Kuntao, XIE Ting

摘 要 近年露营活动以其短距离、低强度、慢节奏、社交互动的特点,迅速兴起。目前,部分城市针对露营地颁布了准入、用地、建设、经营管理等维度的指引,但大部分城市响应不足。重庆作为山水之城、美丽之地,主城露营地类型多样、规模初具,但从属性、季节性、多样性等空间随机特征,带来刚性布局与设施配套的协调博弈式难题,存在活动扩展性弱、配套设施短缺、拥挤与闲置并存、环境污染等问题,影响露营体验和持续利用,值得深入解析和谋划。为此,可结合城乡生活圈升级,探索应用最大预期福利、最大最小福利、最小最大后悔3个决策标准,实现露营地供求最优匹配和居民福祉增进。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amping activities have rapidly emerged due to their characteristics of short distance, low intensity, slow pace, and social interaction. At present, some cities have proposed guidelines for camping sites in terms of admission, land use,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but most cities have not responded adequately. As a city renowned for its mountains and waters, Chongqing has diverse types of camping sites in the main urban area. However, due to spatial random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attributes, seasonality, and diversity, there are coordination game-style problems in rigid layout and facility matching, such as weak activity expansion, shortage of supporting facilities, coexistence of crowding and idleness,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which affect camping experience and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This warrants further analysis and planning.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this study combines the upgrading of urban-rural living circles and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of three decision criteria: maximum welfare, maximum minimum welfare, and minimum maximum regret, to achieve dynamic matching of supply and demand in camping sites and improve residents' well-being.

关 键 词 露营经济;环城游憩带;城乡生活圈;协调博弈;重庆主城

Key words camping economy; recreational belt around metropolis; urban-rural living circle; coordination game; Chongqing main urban area

文章编号 1673-8985 (2026) 03-0062-07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11982/j. supr. 20260309

作者简介

彭坤焘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副教授,博士,pekutao@sina.com

山地城镇建设与新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研究人员

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监测评估预警重点实验室 研究人员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小城镇规划学术委员会 委员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产业园区规划学术专班 成员

谢 焯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硕士研究生

0 引言

追求户外体验和身心健康已成为美好生活的刚需,也是城市空间研究的重要课题。2020年,自然资源部印发的《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指南(试行)》提出“构建不同层次和类型、功能复合、安全韧性的城乡生活圈”。2022年,国家体育总局等部门联合发布《户外运动产业发展规划(2022—2025年)》,涉及增进露营产品供给,鼓励配套户外运动设

施,提高露营消费黏性。2023年,住建部推进城市公园绿地开放共享试点,提出更好满足“搭建帐篷、运动健身、休闲游憩等亲近自然的户外活动需求”。2024年,自然资源部印发的《自然资源要素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指导目录(2024年本)》提出支持露营活动的用地政策。可见,露营作为新兴休闲游憩活动,得到了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2025年7月,体育总局和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印发《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

地项目建设指南(试行)》,提出偏重休闲的露营与户外运动存在交集,可以适当兼容统筹。为落实政策要求,城乡生活圈尺度需要进一步明确和深化露营地的空间布局和设施安排。

露营活动是城乡生活圈休闲游憩的新场景,适合短途自驾出行,具备低强度、慢节奏、多样化活动、场所兼容等特点,是全龄友好的绿色健康生活方式,已成为户外休闲运动产业发展、美好生活水平提升和城乡生活圈交融的结合点。游憩空间研究位居城乡规划、风景园林、旅游管理、农业、林业等学科的交叉领域,属于国内研究的薄弱环节^[1]。有关露营地的分布特征和空间干预,目前研究文献较少。在管理维度,北京密云区与怀柔区、广东清远市等地区出台了露营地建设指引和经营规范,但主要针对有明确范围和相应设施的露营地,缺少城市层面的统筹考虑和专项指引。重庆主城生活圈已涌现许多露营地,在解析其演化路径和分布特征上,可引入最大预期福利、最大最小福利、最小最大后悔3个决策标准,思考优化空间布局和设施配套,克服空间供需错配,更好满足城乡居民亲近自然、休闲游憩、放松心情、亲子社交等户外需求,提升生活幸福度。

1 露营经济兴起与城乡生活圈的内涵深化

露营经济兴起体现了美好生活水平不断提升的时代趋势,反映了城乡空间进入存量优化主导阶段的新需求。露营地发现和使用具备自主自发特征,但也需要自上而下的有力支持,不断丰富城乡生活圈的内涵。

1.1 露营经济兴起的背景与特征

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提高与闲暇时间增多,亲近自然、乐享野趣、社交认同的内心诉求逐渐强烈,同时,电子产品对家庭日常生活的渗透,反而强化了人们参与户外活动的动机。多重诱因下,城乡居民追寻户外活动,期望创造体验丰富的美好记忆,因而短途露营经济迅速风靡。2021年初,小红书App中关于“露

营”的笔记数超过100万条;2022年6月,相关笔记数突破400万条,“露营”的百度指数也在2022年达到顶峰;2024年,相关笔记数已超过723万条。

露营是一种短时户外生活方式,与徒步、骑行、钓鱼、游泳等活动关联叠加,形成了多种“露营+”类型(见表1),趋向多样化、创新化、品质化。根据露营方式可分为木屋、背包、徒步、摩托、房车、帐篷、拖车等类型;根据场地可分为公园、草地、原乡、星空、森林、湖泊、溪流、雪地等类型。露营通常伴随着多种活动,涵盖烧烤、挖沙、晒太阳、喝酒、放风筝、跑步、骑行等,既乐享野趣,又促进社会交往和亲睦和睦。根据后浪研究所对1296位年轻人的露营调查,露营是以朋友和家庭为主导的游憩行为,56%的露营活动中有朋友和同事,50%有长辈和孩子,露营动机在于回归自然、调适心情、友朋敦睦(见图1)。

在露营经济兴起背景下,城乡生活圈整体统筹与微观优化调校相结合,积极回应美好生活需求。但障碍因素在于:(1) 露营活动在广域范围自发开展,很难日常规律化,加大了设施配套难度,面临活动与设施的协调难题;(2) 露营诉求多样,核心吸引物与潜在场地非常多,露营供给也灵活多变,增加了协调难度;(3) 露营活动具备一定出行距离和成本消耗,露营地供给直接影响体验效用;(4) 在规划设计中确定设施配套的刚性标准与露营的随机分散特征产生冲突;(5) 露营活动规模越来越大,但露营者文明程度参差不齐,管理服务滞后可能产生“公地悲剧”。

1.2 露营地的自发利用与供求动态平衡

露营活动具备自主自发性,驱动市场化供给和公园绿地开放兼容,形成了多重供求动态平衡路径:(1) 适应现实需求,乡村农家乐或城市餐馆选择升级,兼容露营功能;(2) 跟踪或预判露营需求,创业者在城市和乡村自发创办露营综合体;(3) 在公园绿地上露营活动日益增长,公共部门推动公园绿地有序开放;(4) 露营者自发寻找免费露营地,部分场地在

自媒体助推下传播扩散(见图2)。

自媒体时代,露营供求匹配是一个复杂协调过程。当露营者或小微企业家发现可资利用的露营地,在分享或盈利动机下将选择开展露营活动。如果露营地本身品质较高且不存在阻力因素(产权有争议、露营场地较小、河流滩涂被淹没等),会逐步传播得广为人知。在此过程中,不排除部分行为主体的出发点是获得流量关注,对场地容量、设施短缺、建设状况、安全隐患等短板避而不谈,导致拥挤、体验感欠佳等问题,但随着时间拉长,体验较差会产生抑制力量。露营地的供求平衡内含自我强化与抑制的力量,结合季节气候和微环境变化,产生复杂的动态结果。

露营地的发现、选择与传播扩散过程符合演化动力学,但自发协调特征加大了配套服务难度:(1) 饮用水源、公共卫生设施和停车位配套普遍不足;(2) 部分露营地粗放无序扩展,

表1 “露营+”的主要方面
Tab.1 The main aspects of “Camping+”

类型	描述
露营+景区	依靠景区基础设施和风景优势,形成露营景区模式
露营+体育	融合滑翔、跳伞、高尔夫、水上项目、登山、徒步、划艇、赛车、骑行、马术等体育运动,吸引户外运动爱好者
露营+教育	依托红色教育、素质教育、国防教育、户外生存教育等方式打造露营教育文化
露营+田园	融合农业采摘园、垂钓、摸鱼、栽种等田园娱乐项目,通过露营深度体验田园生活
露营+玩乐	融合漂流、滑草、摄影、网红餐饮、游乐园、亲子乐园等设施,形成亲子休闲度假模式
露营+演艺	融合音乐节、演唱会、演出、艺术活动、篝火舞蹈等,形成露营+演艺模式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参考文献[2]自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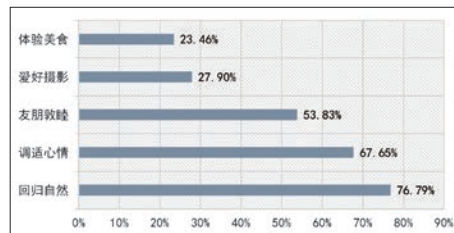


图1 喜欢露营的原因
Fig.1 Reasons for camping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参考文献[3]绘制,文字有调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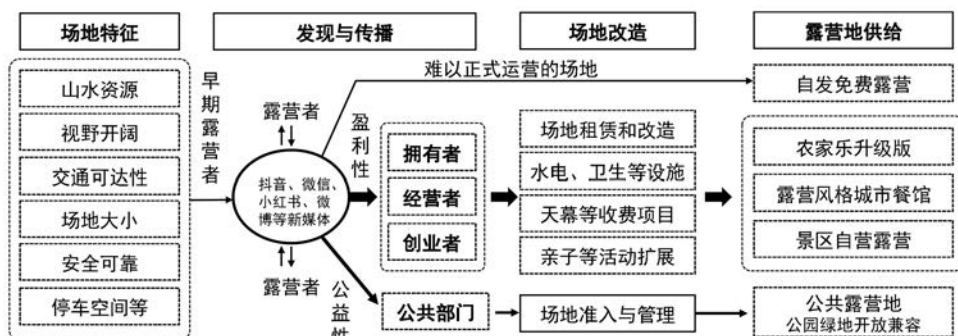


Fig.2 Discovery and evolution process of camping sites in the era of social media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对植被养护、防火安全、环境卫生带来较大压力;(3) 部分大型热门场地经常性拥挤,降低露营体验;(4) 部分正式场地面积小,活动类型较少,拓展性弱;(5) 部分商业露营地的性价比不高,吸引力不足;(6) 山林野溪露营隐藏着山洪突发的风险,但缺少信息服务和管理干预。

1.3 露营地供给可以丰富城乡生活圈内涵

城乡生活圈是城镇与乡村的功能互动形成的网络,作为城乡空间的基本细胞,反映日常生产、生活、休闲游憩等活动的空间需求,是空间资源均衡分配、维护空间公正和组织地方生活的重要工具^[4]。2024年,《重庆市中心城区15分钟生活圈专项规划》将中心城区5 467 km²划分为915个15分钟生活圈,包含428个城镇生活圈和487个乡村生活圈。2025年,重庆市出台全面建成“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方案。生活圈不仅需要提升内部要素品质,也需要加强不同生活圈之间的联系,而露营活动是让城镇生活圈与乡村生活圈发生互动的作用点之一,应探讨和权衡在现有规范和规划设计中优化提升。

生活圈内,乡村游憩和城市游憩共同构成城乡游憩体系,城乡交接过渡地区构成环城游憩带。广义上,环城游憩带与城市中央游憩区共同构成了城市游憩体系,环城游憩带具备提升土地价值的潜力,但需要克服配置上的随意性、零散化与不协调,形成集聚效应,实现对土地的宏观调控作用^[5]。乡村生活圈建设是推

动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的重要抓手^[6];城市社区生活圈需要探寻不同类型社区生活圈营造的差异化路径与策略^[7]。同时也可融合健康城市与生活圈的理论,深度关联两者的核心要素,系统建构多尺度健康生活圈^[8]。

功能空间的萌芽、成长、成熟与更新,是延续性和跳跃性力量交织的时空演绎。游憩空间可以依据“不同等级、不同功能游憩空间的可达时间和可达方式,如社区级为步行10 min,城市分区分级为公共交通20 min,城市中心级为公共交通45 min或小汽车20 min等”^[9],也可以划分为20 km以内的内环城综合游憩带、20—40 km外环城次级综合游憩带、40—70 km郊区休闲带和70 km以外的远郊度假带^[10]。城市绿化规划建设缺乏具体引导城市绿地空间分布的指标,较少关注城市居民休闲游憩的需求和使用习惯^[11]。休闲游憩规划“既缺乏事前调查,又缺乏事后评估,没有一个持续改进的机制”^[12]。当前,公园绿地系统偏重人均指标下的总量控制,对开敞率、功能构成、设施配套标准等决定品质的方面关注不足,也没有深入探讨露营地等从属类型。

2 重庆主城生活圈的露营地空间格局

根据重庆市城市公园绿地开放共享地图,以及微信、微博、小红书等自媒体平台露营信息的不完全汇总,梳理出重庆主城九区180余处露营点,这些露营点是主城生活圈的有机组成,也是各参与主体演化权衡的结果。

2.1 主城露营地的空间分布

重庆作为山水之城,相较平原城市,内部自然空间占比较高,游憩功能潜力巨大^[13]⁷³,主城生活圈露营地已经形成公共露营地、商业运营型露营地和自发自助型露营地多种类型,存在正式和弹性使用、有效供给和无效供给、收费与免费的差别。

公共露营地依托公园绿地、滨江绿带,规定了开放区域,限定活动类型。重庆市主动响应游憩需求,2023年和2024年共开放共享了3批共178个公园,面积约357万m²(其中草坪面积约94万m²)。公共露营地安全性高、离城区近、时间灵活、设施配套相对完善、活动齐备,但部分场地容量较小,也限制搭帐篷、明火烧烤、球类运动等潜在负外部性活动,自由度小,影响了有效供给。

商业运营型露营地包括3类:(1) 旅游景区和森林公园内部经营的露营地,配套设施完善,兼容活动多种多样,注重舒适度;(2) 休闲农场或乡村农家乐的升级版,部分还依托景区或森林公园等核心吸引物,但场地规模受限;(3) 城乡结合部的城市餐馆,经过场地拓展或改造,成为露营风格餐厅。这3类皆为营地服务商提供必备基础露营装备和舒适的精致露营服务,部分甚至提供一站式、标准化的营地服务。

自发自助型露营地是露营爱好者自购/租赁露营装备,在郊区、森林、山地、江河和溪流边自行露营。通常有两类:(1) 高度分散的小众露营,单个家庭或几个家庭一起出行;(2) 面积较大的大众露营地,例如上坝草原、南平坝等长江边的滩涂草地(河流水面用地,枯水期露出为草原),具备网红打卡性质。但是,由于管理主体缺位,往往缺乏配套服务设施,造成环境卫生问题和安全隐患。例如,炎热季节露营者靠近河流小溪露营,制造了水污染问题;自发露营经常伴随明火烧烤,带来森林火灾隐患,应当采取措施保障规范露营。

3类露营地空间演化特征相异。公共露营地依附城市公园,分布于建成区内;商业运营型主要分布在建成区内自然分隔带和环城游

憩带,呈“大聚集、大分散”分布;自发自助型露营地资源在资源约束下离散分布,呈“小聚集、大分散”分布(见图3)。未来需要提升露营地的便捷性、可达性和参与性。露营地时空扩散是企业自主运营、村集体配合提供、政策驱动公园绿地开放、居民自发探索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体现了露营地发现扩散和品质提升的内生性。但内生因素天然不稳定,露营地规模、类型和品质难以精确预测把控,仍需持续优化。

2.2 露营地空间特征与协调博弈

重庆主城生活圈露营地中,商业运营型露营地与公共露营地较多,较大规模的自发自助型露营地较少(零星的自发露营地较多,但无从统计)。商业运营型大多依托乡村农家乐,

空间扩张受限于建设用地政策,“露营+”活动较少,主要配套餐饮服务;公园绿地开放程度非常局限,部分场地过小,也缺少风景资源,甚至只是硬化广场,不符合露营活动需求;自发自助型迁就临时用地,有效供给数量不足,且尚未形成良性循环的造血机制。主城露营地高度依赖核心吸引物,最重要的是“两江”与“两山”,即以长江、嘉陵江为吸引物的水系露营地,以及以中梁山脉(含歌乐山、云岭森林公园、静观花木生态旅游区等)、铜锣山脉(含南山、铁山坪、玉峰山森林公园等)为吸引物的森系露营地(见图4)。

露营地的发掘与使用过程属于典型的协调博弈^[14]:(1) 露营者之间的协调博弈,露营者选择分享信息和共享场地,同时希望避

免拥挤;(2) 露营者与空间供给者的协调博弈,双向奔赴才能实现较高效用,当存在多个露营地时,博弈结果非常复杂,根据博弈矩阵(见表2),可以发现策略组合(充分配套,去露营地A)构成支付占优的纳什均衡;(3) 露营地供给者与基础设施供给者的协调博弈,由于露营地区位分散且距离现有建成区较远,城镇水、电、气、排污、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管网向露营地延伸的成本较高,配套建设加油站(充电桩)、维修站、停车场、旅游厕所等缺少规模经济。为了准确测度需求,需要设计恰当的意愿显示机制,促进正外部性事物供给。

露营供给创造需求,需求也促使供给扩大。露营地需要考虑场地大小、风景资源、活动空间、支撑设施等诸多要素相互联系和作用,满足高品质露营需求。而作为新兴休闲活动,露营活动呈现出随机性、分散性,难以事前预测和安排,增加了主动型规划设计难度,需要进行跟随式、参与式规划,探讨更好的空间响应。为此,当现有露营地构成焦点均衡,应将其正式化,并通过多主体、全过程的空间需求评估与反馈优化策略,解析露营者人群特征、主

表2 露营者与空间供给者的协调博弈

Tab.2 The coordinated game between campers and camping site providers

露营地A供给者的主观效用	露营者的主观效用		
	去露营地A	去配套完善露营地B	去无配套露营地C
充分配套	5,4	-2,4	-2,2
不配套	-1,2	0,4	0,2

注:表中数值表示以5分制衡量各主体的主观效用大小,负值表示负效用。逗号前数值表示行参与人(露营地A供给者)的主观效用,逗号后数值表示列参与人(露营者)的主观效用。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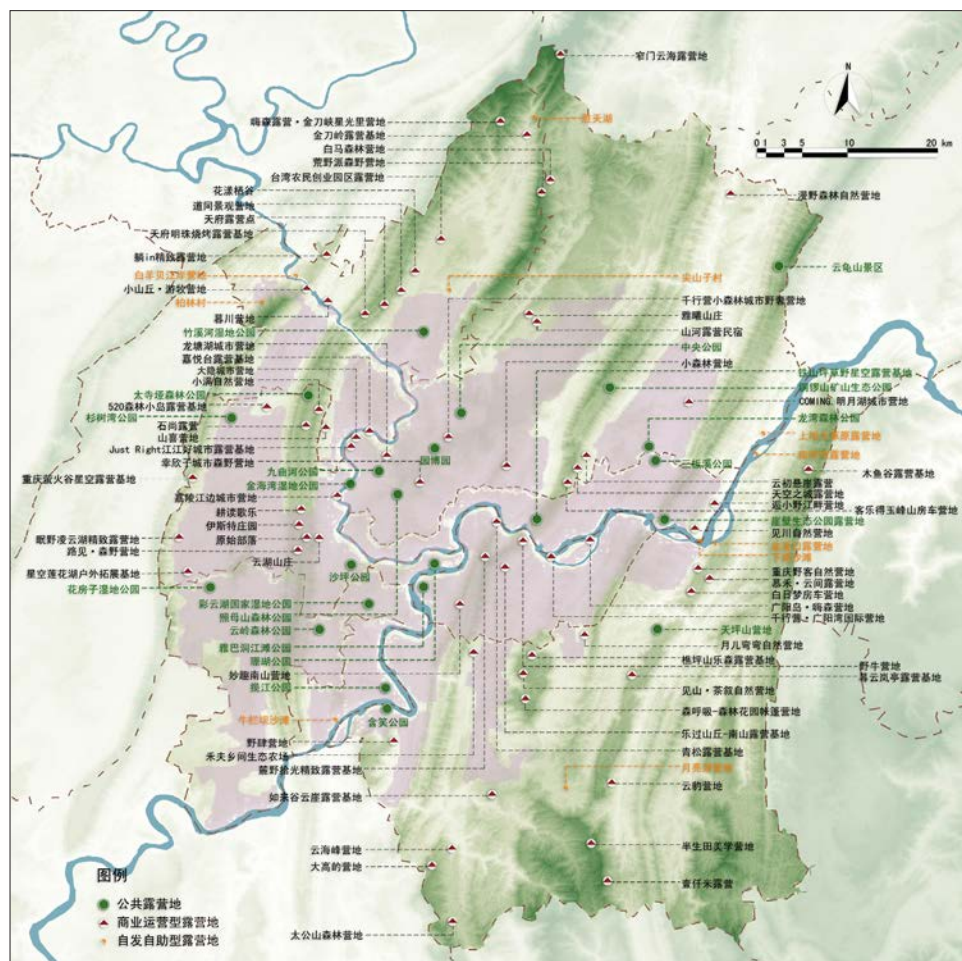


图3 重庆主城生活圈的主要露营地分布

Fig.3 Distribution of major camping sites in the living circle of Chongqing's main urban area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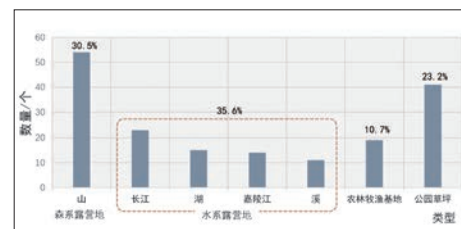


图4 不同类型露营地的数量与比重

Fig.4 The number and propor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camping sit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要目的、活动类型、持续时间和使用频率,进而优化现状格局、扩大有效供给。

2.3 露营需求的矛盾性和动态性

露营地的现状使用和未来优化中仍然存在多重矛盾:(1) 空间需求自发散布与空间多元化供给的匹配矛盾,造成许多露营地粗放使用。(2) 负外部性内部化与法定依据欠缺的矛盾。自发自助型露营地随意明火烧烤、乱扔垃圾等,缺少对潜在风险的评估。一些村集体尝试提供垃圾收集处理等服务,并进行收费,但由于没有法定依据,收费处于灰色地带。(3) 使用者单方面行动并不能够决定自身收益,当多个家庭出行,在最小舒适空间标准下,将出现资源挤兑,降低体验效用,这可以用俱乐部模型解析。(4) 信息不对称与信息服务业缺位,商业运营型露营地缺少信息发布的统一渠道和平台,露营者自发出行存在盲目性,当到达时发现场地拥挤,要么将就逼仄的空间,要么改变地点甚至返程,造成后悔等情绪虚耗。

露营地属于不完全信息下的空间供给,涉及复杂的协调博弈。规划需要确定决策标准(见表3)^{[15][115-118]},解析不同匹配情景的福利状况来指引规划干预。如果露营者有两类不同偏好分别为s与t,有两种类型的露营地分别为A和B,数量比例由规划者确定,可以选择全部规划为s或t,也可将露营地A与B规划为p和1-p的混合概率。如果规划者分配数量时,将露营地A按照偏好s进行塑造,在信息不充分情形下露营者出行具备随机性,前往露营地A的露营者类型1(偏好s),获得预期效用的人数比例为pd,前往露营地B而产生后悔的露营者类型1比例为(1-p)×d(见图5),同理可求得露营者类型2出行的概率分布。根据全部规划为s或t,以及混合概率情形,可以求得决策表达式。考虑到露营人群来自广域范围,精准匹配供求是一个艰巨挑战,可行方式是组团化、群落化布局。

鉴于露营者偏好并非固定,而是动态变化,露营地优化将更加复杂。有3种偏好情形:(1) 偏好固定情形下,露营地具备显著季节性

特征,露营热度顶峰是“最美四月天”和“金秋十月”,炎热夏季需避暑,偏好树林、小溪等阴凉之处;春秋冬季偏好向阳草坡;(2) 边际效用递减情形下,对同一露营地可能会逐渐厌倦,需要空间供给提升露营地的多元性;(3) 偏好逆转情形下,会向往陌生地点的新奇,当然也不排斥对熟悉亲切的地点产生地方依恋^[16]。为此,既需提供大众化露营地,也需探寻面向小众的精品露营地。

3 露营地供给优化的策略思考

露营地促进供求精准匹配,可以增进游憩幸福度,直接改善居民福利,间接提振露营经济。露营活动需要较大场地和多种空间要素支撑,有必要结合城乡生活圈升级,探索科学选址、合理布局、用地管理和设施配套。

3.1 协调供求的专项规划与用地制度创新

城市休闲游憩空间规划尚未被纳入法定规划体系,内容“穿插于国土空间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城乡规划、文化和旅游规划,以及流域治理规划、生态保育规划等”^[17],难以协调

和整合,无法形成统一的规划策略和公共政策。承担休闲游憩功能的露营地涉及园地、林地、草地、湿地、农业设施建设用地、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水域、滩涂等多种类型,产权主体和经营主体多样。大部分商业运营型和自发自助型露营地处于城镇开发边界之外,高度分散与监管缺位,难以做到文明露营、无痕露营。堵不如疏,克服无序的关键是有为规划,促成期望福利最大化。

(1) 开展露营地专项规划,优化空间布局。新版《重庆市土地管理条例》(2025年1月1日起施行)第十二条要求市和区县国土空间规划应按照区位和需求合理规划布局一定的休闲游憩、生态康养等功能设施,构建有机融合、一体化的绿色空间。考虑到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涉及维度庞大复杂,不太可能专门阐述露营地,未来可结合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等户外项目,开展露营地专项规划,指引露营地选址、建设用地安排、活动兼容扩展、设施配套和运营监督管理。

(2) 适当扩大建设用地供应。城镇开发边界内露营地可按商业服务业用地中餐食用

表3 配置露营地类型的不同决策标准
Tab.3 Different decision-making criteria for configuring camping site types

标准	内涵	露营者面临两个选项时的决策表达式
最大预期福利标准	根据每一种分配方法,确定其预期福利,选择实现最大预期福利的方案	$\text{Max}(p \times d + (1-p) \times (1-d))$
最大最小福利标准	评估每一种分配方法产生的最小福利集合,选择集合的最大者	$\text{Max}(d, 1-d, p \times d + (1-p) \times (1-d))$
最小最大后悔标准	避免造成福利最大损失的方案,选择让福利损失最小化(最大后悔值最小)的方案	$\text{Min}(1-d, d, p \times (1-d) + (1-p) \times d)$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资料来源[15]168-169绘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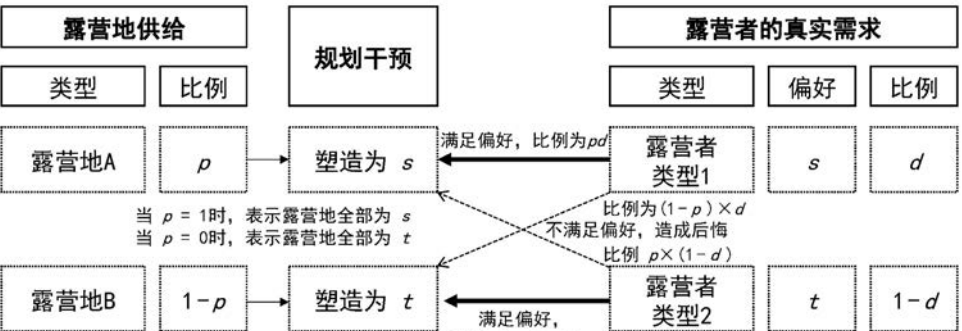


图5 露营地供给与需求匹配的概率分布
Fig.5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of matching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in camping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地、旅馆用地,或娱乐用地进行管理,确定地价、供应方式和使用年限。开发边界外非常复杂,大部分用地指引中,原则上均要求不改变土地用途、不采伐林木、不固化地面、不建设固定设施,但实际上仍需部分固化和建设固定设施,采取增减挂钩方式的灵活配置在所必行。

(3) 灵活多样的供地制度安排,降低供给成本。同一地点的土地供应,采用完全征用、局部征用、租赁使用的成本依次降低。同时,露营活动不仅需要建设用地,还需要非建设用地兼容多样化活动。为了推动供给,应积极探索征用与协议结合、允许个人土地及其房屋存在但限制其开发建设行为、承租给个人但将建设管理职能交予相关部门等模式^{[13]76}。

(4) 创造足够动力推动充分且高品质的露营地供给。露营地存在用地扩展困难、功能整合程度不足、现金流来源单一等问题,社会动力未充分激活,许多激励政策停留在条文层面。当然也要防止过量供给,避免低端化、同质化和资源闲置。

3.2 多元化与特色化导向的空间供给

考虑到露营需求多样且多变,城乡规划需要不断挖掘并提供多样化、差异化的体验,提升使用效率和活力,缓解空间资源有限和潜在需求无限的矛盾。多样化因素在于地形条件、风景资源优劣、视野开阔或狭窄、场地大小、活动多样性等属性差异,塑造出以自然景色、山林隐世、汽车自驾、浪漫山间星河、夏日避暑胜地、花式飞翔体验、萤火虫等主题型露营地,让城乡生活圈充满令人心动的差异化露营地,供城乡居民各取所需,达到最大最小福利的标准。

(1) 在山水交界、水陆交界、人工与自然交界、景区与乡村交界的断层线布局露营地。计划开展商业运营的,事前应严格论证,事中应严格监督,事后可充分恢复。露营地可以继续扩展活动兼容度,推进自然资源、餐饮娱乐、休闲活动、体育运动、科普教育、农作节庆相结合,培育特征鲜明的露营地,构建空间层次合理、服务功能完备的休闲游憩空间体系。

(2) 从属性与季节性决定露营地大部分需结合其他功能。为此,应继续明确在公园绿地、国有林地草地、集体林地草地和水域滩涂等区域的开放规则,以及服务设施清单,确保高品质有序利用,也防止损害生态韧性、防灾减灾等功能。同时,公园绿地设计规范尚未纳入露营活动需求,将来应在规范中明确草地比例、开敞率和停车位指标,以及用途转换与灵活增补规则,推进包容露营活动的布局均衡、配套合理的公园绿地系统。

(3) 促成良性循环的造血机制。露营活动品质受制于公园绿地、集体土地的服务配套,应探索供水、电力、露营装备、食品等不同档次的收费服务机制,让露营在多重水平上正规运营,满足多元偏好。但是经营活动不应影响公园绿地、集体土地的其他服务功能。

3.3 便捷可达与群落化的空间组织方式

数量与空间布局决定了露营地配置效率和服务功能,不同露营地地点的距离远近和布局对露营体验具有重大影响。在自驾方式主导下,近距离露营地可相互替代,当一处露营地拥挤,可迅速就近切换,而如果露营地距离较远,将带来难以预测和把控的风险。由于随机性和错位性,露营地难以形成层次分明、结构清晰的空间系统,应推动便捷可达的群落化布局,适应短期高度波动的大通量需求冲击,使得最大后悔值最小化。

(1) 提高同一出行方向、同一吸引物周边的露营地密度,改善露营地交通可达性,强化设施配套和共享,推动露营密集区向更具多样性的畅游带转化,提升游憩多样性^[18]。

(2) 在不同方向上,权衡露营地的数量、类型和品质,推动露营地城乡生活圈内相对均衡布局,形成特色鲜明、类型互补和层级清晰的户外休闲游憩体系,改善短时替代性。

(3) 在河流沿岸、农家乐密集区、森林公园等区域,推动群落内露营地之间协调匹配(见图6)。整个协调过程都应遵循低影响开发原则,促进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及景观有机结合,严控负外部性行为,避免各功能相互干扰。

(4) 提升露营地骑行和步行可达性,降低对汽车的依赖,提升露营体验。通过绿道连接不同类型的露营地、公共绿地、林地、草地、水域、公共服务(停车场)、服务驿站及其他临时服务设施,促进全用地休闲化,形成满足多重体验的完整的开放空间体系。

4 结论

露营是全龄友好的绿色健康生活方式,反映了美好生活提升背景下休闲游憩空间的新需求,城乡规划需要对此积极响应。本文针对新兴的露营经济,描述重庆主城生活圈露营地的空间分布特征,并探讨供求匹配难题,根据政策选择3个标准,为露营地体系的整体统筹和布局优化提供启示性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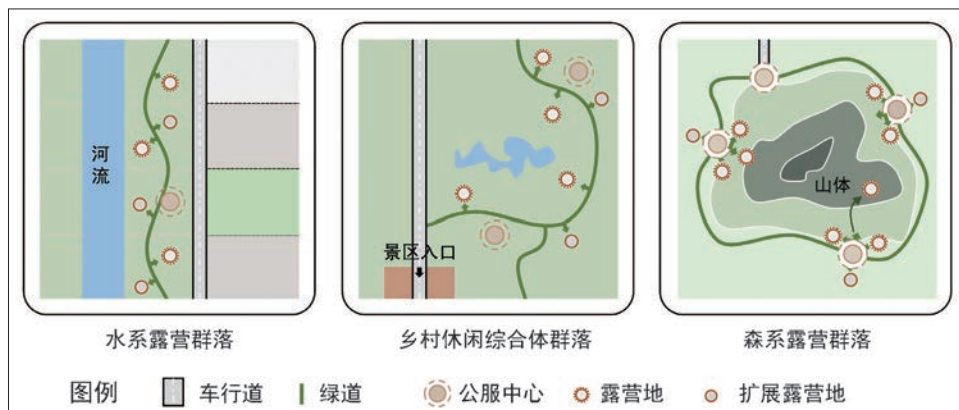


图6 露营地群落化的示意

Fig.6 Schematic diagram of camping site clustering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1) 最大预期福利标准下,应深度调研和准确测度露营需求,预判未来露营活动演变趋势,开展露营地专项规划和相应建设用地供应,促进精准的概率匹配和供求平衡,提供增进居民福祉的露营地体系。

(2) 最大最小福利标准下,考虑需求动态变化、难以准确预测需求、边际效用递减和小众需求的情形,每一种露营地类型都有存在必要,应适当促成多元化与特色化的高品质露营地供给,塑造增强地方依恋的露营综合体。

(3) 最小最大后悔标准下,鉴于需求调研不充分不精准、偏好逆转、局部拥挤等情况难以完全消除,为避免出现最大后悔值,可通过便捷可达与群落化的空间组织方式,确保福利损失最小。

城乡生活圈的露营地优化是一个持续推进的过程,不仅需要解决建设用地和非建设用地的弹性供应,也要构建创造出可持续现金流的机制,并根据城乡居民偏好动态调整类型与设施配套,维护露营地供求的最优匹配,不断增进居民福祉。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王润,刘家明,陈田,等.北京市郊区游憩空间分布规律[J].地理学报,2010,65(6):745-754.
WANG Run, LIU Jiaming, CHEN Tian, et al. Distribution of recreational area in suburban metropolis: a case study of Beijing[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0, 65(6): 745-754.
- [2] 京东C2M智造平台.京东户外露营消费趋势报告[R].2022.
JD C2M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Platform. JD outdoor camping consumption trend report[R]. 2022.
- [3] 后浪研究所.2022年轻人露营报告[R].2022.
Houlang Research Institute. 2022 Youth camping report[R]. 2022.
- [4] 马倩丽,何微丹,李晓军,等.乡村生活圈空间优化与差异化设施配置研究——以广州为例[J].规划师,2024,40(12):58-66.
MA Qianli, HE Weidan, LI Xiaojun, et al. Research on spatial optimization and differentiated facility allocation in rural life circles: a case study of Guangzhou[J]. Planners, 2024, 40(12): 58-66.
- [5] 党宁,吴必虎,俞沁慧.1970—2015年上海环城游憩带时空演变与动力机制研究[J].旅游学刊,2017,32(11):81-94.
DANG Ning, WU Bihu, YU Qinhui.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and dynamic mechanism of the Shanghai ReBAM from 1970 to 2015[J]. Tourism Tribune, 2017, 32(11): 81-94.
- [6] 殷成志,刘露雅.乡村社区生活圈的新内生发展路径研究[J].城市观察,2024(5):117-132.
YIN Chengzhi, LIU Luya. The neo-endogenous development paths to rural community life units[J]. Urban Insight, 2024(5): 117-132.
- [7] 白淑军,邸东,运迎霞,等.当前国内生活圈研究进展的可视化分析[J].上海城市规划,2024(6):123-130.
BAI Shujun, DI Dong, YUN Yingxia, et al. Visual analysis on domestic research progress of circle of everyday activities[J]. Shanghai Urban Planning Review, 2024(6): 123-130.
- [8] 韩帅,袁奇峰,顾嘉欣,等.基于健康城市理念的多尺度生活圈规划路径探析——以北海市廉州湾新城为例[J].上海城市规划,2023(4):122-130.
HAN Shuai, YUAN Qifeng, GU Jiaxin, et al. Exploration on the planning path of multi-scale living circle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healthy city: a case study of Lianzhou Bay New Town in Beihai[J]. Shanghai Urban Planning Review, 2023(4): 122-130.
- [9] 王菽.大众游憩方式的转变与规划应对[J].规划师,2015,31(8):19-25.
WANG Di. Recreation transition and planning response[J]. Planners, 2015, 31(8): 19-25.
- [10] 朱战强,张蕾,翁时秀.环城游憩带视角下的大都市游憩空间特征研究——以广州市为例[J].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中英文),2022,61(3):83-92.
ZHU Zhanqiang, ZHANG Lei, WENG Shixiu.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recreation spa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creational belt around metropolis: a case study of Guangzhou City[J]. Acta Scientiarum Naturalium Universitatis Sunyatseni, 2022, 61(3): 83-92.
- [11] 李华.城市生态游憩空间服务功能评价与优化对策[J].城市规划,2015,39(8):63-69.
LI Hua. Evaluation and optimization countermeasures for service functions of urban ecological recreation space[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5, 39(8): 63-69.
- [12] 吴一洲,刘倩,陈前虎.“四态”融合理念下的城市户外运动休闲空间规划策略[J].规划师,2015,31(8):12-18.
WU Yizhou, LIU Qian, CHEN Qianhu. “Four aspects integration” outdoor space planning[J]. Planners, 2015, 31(8): 12-18.
- [13] 谢莉莉,李啸川.山水城市大型游憩空间管控策略研究——以重庆市中心城区“四山”地区为例[J].城市建筑空间,2024,31(7):73-76.
XIE Lili, LI Xiaochuan. Research on the control strategy of large scale recreation space in Shanshui City: taking the “four mountains” area in the central urban area of Chongqing as an example[J]. Urban Architectural Space, 2024, 31(7): 73-76.
- [14] Y.内拉哈里.博弈论与机制设计[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NEILAHARI Y. Game theory and mechanism design[M].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17.
- [15] 查尔斯·F·曼斯基.不确定世界中的公共政策:分析和决策[M].魏陆,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24.
MANSKY C F. Public policy in an uncertain world: analysis and decision making[M]. WEI Lu, translate. Shanghai: Gezhi Publishing House, 2024.
- [16] 郑昌辉.在城镇化背景下重新认识地方感——概念与研究进展综述[J].城市发展研究,2020,27(5):116-124.
ZHENG Changhui. Reunderstanding the sense of place in the context of urbanization: a review of the concept and research progress[J]. Urban Development Research, 2020, 27(5): 116-124.
- [17] 魏峰群.城市游憩空间规划发展的理论演进与国际经验启示[J].现代城市研究,2025(2):89-95.
WEI Fengqun. Theoretical evolution and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inspiration of urban recreation space planning development[J]. Modern Urban Research, 2025(2): 89-95.
- [18] 于长明,张天尧.世界城市游憩空间规划经验及对北京的启示[J].规划师,2015,31(8):5-11.
YU Changming, ZHANG Tianyao. Experience of world urban recreation space planning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Beijing[J]. Planners, 2015, 31(8): 5-11.